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七九回 真閱歷發明攻戰術 正比例研究牀第談

且說章秋谷住在賽金花那裡，這一夜的情景果然比別人不同，真個是：春魂照夜，玉豔臨波；一槳穿紅，雙橈剪綠。熨貼雲鬟之影，惺忪暗麝之香。徐娘之豐調依然，名士之風懷未減。香肩倚月，飛來帳底之雲；檀口偎雲，捧出懷中之月。嬌喉乍顫，雀舌初舒。汗融合德之膚，春滿華池之液。金釧閃閃，玉漏丁丁，好夢未醒，羅幃不動。這些穠情豔語，在下做書的也不便細細形容，只好將就著說個略罷了。到了明天，章秋谷和賽金花剛剛起來，辛修甫已經來了，走進房來。賽金花見了辛修甫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立起身來，一溜煙走到後房去了。辛修甫細細的把章秋谷臉上看了一看，搖一搖頭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色勢不好，不要是打了匪票罷？」

章秋谷微微一笑，也對著辛修甫搖一搖頭，口中低低的說道：「等回兒和你細細的講。」辛修甫隨便坐下，和秋谷談了一回。賽金花也從後房走了出來，對著辛修甫總覺得有些腴腆。辛修甫笑道：「這是三面言明的事情，你何必還要這般模樣？」

賽金花聽了，越覺得不好意思起來，斜溜了辛修甫一眼，別轉頭去。辛修甫和章秋谷坐了一回，兩個人都起身要走。賽金花留他們吃了飯去，秋谷不肯道：「我還有公事要去料理一下，等回兒再來罷。」賽金花立起身來送了幾步，對著秋谷把頭略略的側了一側，眼珠微微的動了一動。這一對水汪汪的秋波裡面，好象有萬千情愫傳送出來的一般。秋谷見了一笑，把頭點了一點，便一直同著辛修甫向書局裡頭去了。

到了晚間，便是辛修甫在龍蟠珠那裡請客，請的客人無非原是章秋谷等一班人。

入座之後，辛修甫便問章秋谷道：「你們昨天究竟怎麼樣？」秋谷微微笑道：「你的話兒果然不錯。雖然比不得什麼雞皮三少的夏姬，卻也差不多像個內視豐盈的趙飛燕，果然是個勁敵。如今上海灘上的那班人物，除了胡寶玉之外，只怕第二個就要輪著他了。」

王小屏等起先聽了辛修甫的說話還不甚懂，如今聽了章秋谷的這一番說話便心上都有七八分明白。劉仰正第一個開口問道：「秋谷，你平日之間常常的對著我們說些大話，說什麼有彭祖御女之玉，如今我倒要請教請教，要你把這個御女之術講給我們大家聽聽。」這句話兒方才出口，陳海秋先拍手道：「仰正的話兒一些不錯，我正在這裡有疑惑，看看那班信人，和他沒有交情的便罷，只要和他有了交情，□個裡頭倒有九個是和他要好的。這個裡頭一定有個道理，今天定要你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
秋谷笑道：「你們要我講不難。但是這件事兒是極穢極褻的勾當，卻教我一時怎樣的講得出口來？萬一將來有個什麼人，把我們這些人的事跡編成一部小說發行起來，豈不是污了看官們的眼睛麼？」

辛修甫道：「你這個話兒雖然不錯，卻是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將來萬一個有人把我們的事實編成小說，這樣洋洋灑灑一部絕大的嫖界小說，那些嫖客的糊塗、信人的伎倆、魑魅魍魎的現狀、神奸巨蠹的面目，一樁樁一件件的，都載得明明白白，獨獨這件最緊要的真工夫，卻沒有提起一個字兒，未免是個缺點。你又何妨把這個裡頭的精微奧妙之處說給我們大家聽聽，公諸同好呢？」秋谷聽了，想了一想方才笑道：「既然你們大家都要請我演說，我也無從推托的了。但是把這樣齷齪的事情形諸齒頰，實在覺得有些不雅。如今我把別的事情和這件事情作一個正式比例，免得旁人聽了不好意思，你們以為何如？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你果然能夠把別的事情做個比例，自然更好。你只顧發議肆論，我們大家都在這裡洗耳恭聽就是了。」

秋谷聽了故意咳嗽一聲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靜聽，我要升座說法了。」大家聽了都不覺一笑，果然一個個都正襟危坐，靜靜的聽著。

秋谷把眼光四面飛了一個轉，看了他們這般模樣，不覺大笑起來。大家見了，都不知他笑的是什麼事情，問他為什麼平空這般好笑。秋谷笑道：「你們這班人聽了這般穢蝶的話兒，便大家都伏伏貼貼，鴉雀無聲的靜聽。要是今天有個人在這裡講起什麼正心誠意的工夫、葆德崇性的學問來，只怕你們眾人不用等他開口，早把他轟驢馬的一般轟出去了。照這樣的看起來，如今世上那班人的人格，真是一天不如一天、一個低似一個了。你想我們這班人尚且如此，那些不學無術的小人更是可想而知的了。」辛修甫不覺笑道：「你這幾句話兒罵得結實，如今也沒有工夫和你鬥口，請你快些的開篇罷。」陳海秋也道：「我們罵也給你罵了，你若不好的講些玄精微理出來給我們聽，我們大家就要鼓噪了。」

秋谷方才慢慢的說道：「如今我把兩個開戰的國度作個正式比例：男子的對於女子，好象是個懸師千里、深入敵境的國度一般；女子的對於男子，好象是個堅守險阻、聲色不動的國度一般。那懸師千里、深入敵境的人，費了無數精神氣力，始終還是不知道路，不諳虛實，事倍功半，未免總覺得要吃虧些兒。那堅守險阻、聲色不動的人，卻是安安逸逸、隨隨便便的，不發一矢，不出一兵，憑著那敵人在那裡胡鬧，只作沒有知道的一般，事半功倍，自然的總要得些便宜。一邊是以勞待逸，一邊是以逸待勞，這個裡頭已經差了一個底子。所以明明的兩個強國，工力都是悉敵的，卻有了這個緣故在裡頭，攻守異勢，勞逸殊形，就自然而然的有些支吾不過起來。那以逸待勞的人，卻是到了糧盡兵疲、□分支吾不來的時候，究竟還好勉勉強強的敷衍一下。那以勞待逸的人，卻是不打敗仗便罷，若是打了一個敗仗，那就一敗塗地，全軍覆沒，再也收拾不來的了。總而言之，那以勞待逸的人對於那以逸待勞的人，一定要估料著此國的攻戰力比彼國的攻戰力勝過一倍，方才可以剛剛得個平手。若是彼此的攻戰力大家相等，斷沒有不打敗仗的，你們把這個情形細細的去想一想，就知道我的話兒是閱歷有得之談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大家垂著頭想了一想，不由得都點一點頭。

王小屏又問道：「你這些話兒，不過是皮毛上的議論，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：照你這樣的說起來，男子的對於女子，是以勞待逸；女子的對於男子，是以逸待勞。」

一定要此國的攻戰力勝過彼國一倍，方才得個平手；就是彼此工力相當，也一定要打敗仗，是不是呢？」章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王小屏道：「萬一個遇著了個攻戰力遠勝於我們的，這便該應怎麼樣？還是抱頭鼠竄、臨陣脫逃呢？還是硬著頭皮，勉強迎敵呢？」秋谷笑道：「若果然遇到了這樣的人，這卻沒奈何，要用奇兵取勝的了。」王小屏道：「怎麼叫作奇兵？這個奇兵又是怎樣的一個用法呢？」

秋谷道：「若是遇著了這樣的人，躲又躲不掉，逃又逃不脫，只好到了臨陣交綏的時候，故意慢慢的虛與周旋，千方百計的挑逗他，直挑逗得對陣的敵人戰心勃發，急於求鬥，這一邊卻養精蓄銳的按兵不動。一邊是火雜雜的怒如虓虎，一邊靜悄悄的吃若長城。直等得敵人求戰不得，□分性急，這一邊卻才慢慢的佈陣出隊，慢慢的和他合戰。那敵人的性情，不是剛剛合陣就會戰酣興發的。那起先合陣的時候，也不過是些虛空的架勢。這一邊卻只是隨隨便便的應酬他，敵來我去，敵去我還，不用戰鬥的全力。直要到得對陣的敵人戰酣興發，二□四分的性急起來，那中軍的馬隊拼命的向前近湊，兩邊的枝隊拼命的四面包抄，那遠遠的游擊隊也四面緊緊的合將攏來。到了這個時候，這一邊方才用出□二分的全力來，奮勇當先，狂衝亂突，不按著什麼陣式步法，只一味的和他核心肉搏，短兵相接。這個時候，那一邊的精神差不多已經發越得乾乾淨淨，成了個強弩之末的勢兒。這一邊卻是保守著全身精力，沒有一絲一毫的虧損。一個是一鼓作聲，一個是三鼓氣衰，憑你兩下的戰鬥力不能相等，這樣的一來，自然的五雀六燕，輕重適當，剛剛得一個對手。這是我從這個裡頭細細的再三考察，考察出來的不二秘方。你們想想我這個話兒可是不是？」眾人聽了，一個個就如維摩聽講，頑石點頭，不因不由的大家都微微的笑。

辛修甫道：「今天這番議論，倒也真個是聞所未聞。倒難為你居然考察得□分切實，比如今那班出洋考察的大人先生來，考查詳細得多了。」大家聽了都不覺笑起來。章秋谷笑了一回，又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大概如今世上的人，那班以逸待勞的人，大半都

是戰鬥力□分強盛的；那班以勞待逸的人，卻又大半都是失了戰鬥力，不能臨陣的，所以如今的人，只有男子躲避內差，從沒有女子躲避外差的。就是或者有個把女子躲避外差的，也不過千萬分中的一二罷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又都哈哈的笑起來。

章秋谷正和辛修甫等說得□分高興，忽然從秋谷背後伸出一隻纖纖玉手來，把章秋谷拉了一把道：「唔篤雜格亂拌到底來浪講啥物事？為啥倪來浪聽仔半日，一句才勿懂呀？」秋谷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修眉俊眼的麗人，笑吟吟的站在他身後。

那一種清華的姿態，好似那春雲乍吐，華月初升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自己的相好陸麗娟。便對著他一笑道：「我們講的是我們的話兒，就和你們講了，你們也是不懂的。」陸麗娟聽了也不再問，只附著秋谷的耳朵道：「耐生病剛剛好得勿多兩日呀，自家總要保重點，勿要來浪外勢瞎俏，阿曉得？」秋谷聽了點一點頭。陸麗娟又道：「就是花酒也少吃兩台格好，搗脫兩個銅鈿嚙啥希奇，自家格精神要緊，二少阿是子」秋谷聽了陸麗娟幾句這軟綿綿的話兒，心上竟著實的動起來。伸過一隻右手，把陸麗娟的手緊緊握著，四目相對，呆呆的看了一回，盈盈不語，脈脈含情。

這個時候，辛修甫等也都在那裡應酬自己的相好，沒有人來留意他們的舉動。兩個人互視了一回，又密密的談起心來。正是：徐娘身世，飄零薄命之花；飛燕光陰，惆悵慢天之絮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待下文分解。